

□潘鸣

□李秋虹

## 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8

2022年8月12日

星期五

邮箱:  
3213456266@qq.com□主编:郝良  
□编辑:郝富成

夏令分明已翻篇,却不见天凉好个秋。气象预报:今日最高温度36摄氏度,未来几天还将持续飙升。这一季,秋老虎疯狂有点过分。

热得毛焦火辣,空调制冷又让人体感莫名不适。身子骨发软,一时就慵倦,独自闲坐发呆。思绪闪倏,突然想起儿时夏日寻凉的旧事。

时光回闪半个多世纪。那时候,没有智能空调操控世界凉热。大夏天的,普通人连最简单的三叶电扇也置不上。坊间通用的纳凉工具,是竹编或蒲叶手摇扇,偶尔见到斯文讲究的人,随手捏一柄折子纸扇。时不时,扇面哗啦甩开,像蝴蝶翩然展翅。折痕起伏的纸面上,勾描一些古意字画。有资格使用这等雅物的,多半是乡街上仪表庄正的公社干部,或是中学校德高望重的老教师。

我家住的小茅屋,全家六口蜗居斗室。我与二弟合挤一张单人木架床,炎夏夜眠,为防蚊虫叮咬,棉纱帐子垂下来,边慢严实地捂扎在草席子下。人如同焖在蒸笼里,燥热难耐,辗转反侧。二弟拿起枕边那柄破了边的竹篾扇,灵机一动,冒出个鬼点子:哥,我们轮换着帮忙扇风,这样就都凉快了。我不假思索地应道:好呢!于是一人躺着享受,一人跪床打扇,数到一百交换。为尽快完成己任,都憋着劲加快打扇节奏。如此一番折腾,弄得架子床叽嘎作响,俩人累得面红耳赤,挥汗如雨,睡意更是荡然无存。邻床母亲被惊醒,小声斥责:啥时辰了?还在调皮!兄弟俩悄悄将开蚊帐,瞄一眼木格窗棂那边,一弯明月已经偏西。

大白天寻凉就不在话下。乡间原野到处水汪汪:一条条波光粼粼的宽窄溪河,一眼眼水脉汨汨的林边沙泉,一口口农家后院的绿水池塘,随意一处所在,都是我们嬉水寻凉的乐园!乡下少儿当然没有泳裤装备,清一色天体裸呈。略略怕羞的孩子,顶多先跳入秧田,往裆部抹一团黑稀泥——有点像当今时尚界的人体彩绘。一个个嘻嘻哈哈,下饺子一样跳入水中,狗刨、踩水、扎猛子,抑或翻身仰浮,眯缝着眼睑,赏看蓝天白云如絮,姿色各异的小

鸟画笔一样描过天幕。直玩到浑身冻得直哆嗦,才恋恋不舍爬上岸。

自然水域赐予我们无比清凉与快乐,也时不时让我们遭遇一些惊悚时刻。在水波之中,我们曾经被尖锐的碎石瓦砾割破肌肤,曾经猛不丁与昂头曲游的水蛇狭路相逢,更险恶的是平静水面下蛰伏的漩涡暗浪。10岁那年一个夏日午后,我就亲历过被暗流卷下磨坊水闸劫后余生的惊悚。而另一些同龄乡下孩子就更为不幸,每个夏天,总有熟悉的小伙伴因下水寻凉而意外让生命定格于花蕾般的年龄。

当年乡间的孩子,赤日炎炎想吃一根冰棍也是一种奢望。偶尔会有卖冰糕的叫卖声隔着远远的田畴隐约传来。那是有小贩在乡场上卖剩下了,骑着自行车转悠到乡野某个路口吆喝几声。对这样的声音,我们的耳朵特别灵敏。闻声风一般冲出家门,手上紧紧捏着平日攒下的零钞,边跑边大声喊叫,生怕到嘴边的美味飞掉了。小贩揭开车后架的保温桶箱,一缕白雾透着清香的凉气扑面泛出。冰糕是直通通的圆柱形,分玫红、橙黄、奶白三色,因天热时久,已开始融化。糕身略有些走样,色泽也显出几分浅淡。小贩面带歉意,挺实诚地告知:打折价,每根原价五分降到三分。哪里还会嫌弃?慌忙挤上前,递上分币,抢买到一根。舍不得大快朵颐,撮起嘴巴,绕着冰糕一点一点吮吸。纯果味,真甜。一口一口慢慢咽下,化成冰水,一路凉敷肠胃,舒爽至极!

……  
这么想着,内心竟然少了些许燥热,人就当下淡定了几分。



## 心中的清凉

□向墅平

时值盛夏。很多时候,我把自己安置在空调或电风扇创造的清凉里,以逃避暑热。但居室数尺外的工地上传来的声响,也会偶尔吸引我到阳台上望上一会儿。阳台前方,是我们所在小区的两幢修建中的楼房。炎炎烈日下,那些民工兄弟,头戴安全帽,流着汗辛勤地工作着。每当此时,我的心就会一阵阵收紧:这么毒辣的太阳,这么燥热的天气,血肉之躯何堪忍受?!

小区底层,有一处暂时空着的“地下休闲城”。每天午饭后,民工兄弟们一般会到那里短暂休息。这天,我从街上回来,顺路走进“地下休闲城”小憩。一群民工兄弟或倚或坐,正在纳凉。我坐下后,便很自然地与这些淳朴的民工兄弟们攀谈起来。

坐在我身旁的是一位裸了上身的中年汉子,露着黝黑而强健的肌肉。他说,自年轻时起,他便转战很多城市,用他的双手,建起了一幢又一幢高楼大厦。说到目前的高温天气,我担心他们吃不消。中年汉子却呵呵一笑:“热点算啥嘛,咱们的工钱还是不少呢,只要不中暑热,咱们也愿干啊。”工地民工的收入,我早听说,确实不算低。而这些民工兄弟,他们却在吃住上极为节俭。我常常看见,他们只在工地边的那家

快餐店吃价位很低的饭菜,渴了,连一块钱一瓶的纯净水都舍不得买;他们要么住工棚,要么住极便宜的“棒棒旅社”,他们用双手建起来的那些楼房,做了城里人的家园,却不属于他们。

“虽然在这里流汗,可一想到一家老小就靠咱挣钱养活,心里就不敢松劲!好在我家娃娃争气,去年考上了重点大学。”中年汉子嘿嘿一笑,用满是老茧的手掌搓了搓脸,“明年我就可以自己试着去当个小包工头。干了这些年,也该混出点名堂才成了。”紧邻着汉子的是一对夫妻,见我们聊得火热,他们也参与进来。“我们就盼着用挣来的钱,在城里买套房子,把老家的孩子和老人接进城来一起生活……”他们说话的时候,眼里闪着光。我注意到,稍远处那位倚墙而坐的小伙子,微闭了双眼,脸上漾着淡淡的笑意——此刻,他一定在做一个美丽的梦……

当我又一次站在阳台上,望着工地上那些在烈日下工作的身影,我的心中升起一种敬意。他们用血汗和青春,为我们奉献出可以享受清凉的居所;而他们的清凉,却深藏于烈日下那被血肉之躯荫蔽着的心里——这份清凉,源于对城市建设的热情和对新生活的憧憬……

夏夜,在啾啾虫鸣中出门,仰望星空,潸然泪下。听说,亲人离去会变成星星继续护佑活着的家人。如果是,我坚信外婆对我们的爱就是以这样的方式一直在夜空闪耀……

两个多月前的一个夜晚,母亲在家人微信群里发了一个痛哭的表情,说“孩子们,外婆走了!”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头脑一片空白,那些字如针尖般扎进我心里,我颓然地坐在地上。我清醒地知道已是耄耋之年的外婆终会有离开我们的那一天,但当这一天真来了,我却如此难以释怀,泪眼朦胧中,往事一幕幕再现,外婆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

那些时光如同漏下的阳光温暖着我的童年治愈我的一生。小时候,在我们孙辈间都有被外公外婆带大的经历。父母做生意无暇照顾加之体弱瘦小,父母就将我托付给外公外婆照顾,他们带我到两岁身体长得结实后才由父母照顾。我们都生活在小镇上,童年时,我们老表间总是喜欢往外公外婆家跑。很多时候,外公外婆打趣讲起年幼时的我,差点儿养不活,是他们的照顾才捡回了我这条命。其实幼年初期的记忆零散难以捉摸,但每当外公外婆讲起,我都特别感动给予我第二次生命的他们,依然觉得那温润的时光可触摸出幸福的味道。

外婆从小受过良好教育,所以她对后辈要求严格,不仅仅体现在家风上,更体现在我们个人素质的培养上。儿时的我总觉得外婆就是“规矩”特别多的老人,她总在我们想要看《黑猫警长》的年代让我们和她一起看新闻,让我们“食不言,寝不语”,让我们走路要干净利落,不要鞋子磨蹭着地板发出拖沓声……那时候很是反感,讨厌外婆这些说教,总觉得她老人家是见我们不惯,总会挑剔我们身上的毛病。直到后来,我慢慢地觉得外婆曾说过的话是多么受用的真理。

外婆年老了,家人们会在微信群里分享外婆的动态,我们也会尽量抽时间去陪伴在她身边。我知道,陪伴老年人就是在做减法,次数可以多但日子只会越来越少。记得最后一次见外婆是五一放假期间,那时外婆除了瘦削的脸,深陷眼眶的眼睛依旧有神,整个人精神状态都很好。她对我说了好多话,叫我好好生活,好好工作。直到后来我要离开,我告诉外婆后面会再来看她,遗憾的是终究没有送到外婆最后一程。当外婆叶落归根回到老家的最后时刻,我内心满是愧疚。母亲披麻戴孝哭肿了双眼,一把抱住了我痛苦地说,从此她是个没有妈妈的孩子了。那一刻,我第一次感觉到母亲她依然是个孩子。和外婆一直相敬如宾的外公,他老是躲在角落里悄悄抹泪,抑或在灵堂前自言自语。那一刻,我突然悟出了母亲从前说过的话“孝顺的儿女敌不过忤逆的夫妻”。外婆停留在老家的那些日子,夜晚总会有我从未见过的色彩斑斓的蝴蝶,时而停在白色帘子上,时而停在我们孝服上,给了我几分慰藉。只是那几天,外公变得沉默寡言了,亦更加消瘦了,他空洞的双眼陌生且遥远,他内心的伤痛与孤单,我们无法体会!

外婆回归大地的那一天,天空中下起了细雨,滴落在我们这些亲人的身上和低垂的脸颊上,我感觉到雨水由脸颊滑落嘴角,一股咸涩的味道。我听见队伍中低声啜泣的声音,我不敢抬头看此时夜空中的烟花,烟花如此刺眼,因为我知道每一朵绽放的烟花都会将我们的距离拉得更远。外婆走了,带着我们无尽的思念走了。我想,有些人或许就在一个转身的距离等着再次相见,而有些转身即是天涯,从此遥远。我曾经一直以为来日方长,可现在我觉得珍惜身边人珍惜眼前,用陪伴去充盈着细水长流的日子,才是来日方长不留遗憾。